

中文视窗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描绘丰富的世界。

2014年05月28日

总第5期

■ 主 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主 编：朱 敏

■ 题 词：杨慧林教授

■ 指导老师：胡玲莉 黄彦菲

■ 副主编：李 黎 王亦琳 李芙蓉 袁梦洁 周 晓

本期导读

2版·专访

陈涛：三尺讲台，初为人师

3版·专题

我们的“五四”

4 5版·副刊

文院人 在路上

6 7版·图文特刊

走近汉学大会

8版·专题

且听往事：

三代文院人的青春记忆



我们的“五四”：从不曾逝去的风景

图为2013级同学参加五四舞蹈比赛

我院举办驻校诗人陈黎诗歌、译诗朗诵会

5月7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陈黎诗歌、译诗朗诵会”在公共教学三楼3106教室举行。文学院孙郁院长为陈黎先生颁发了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驻校诗人聘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王家新教授致欢迎辞。顾彬（Wolfgang Kubin）、顾爱玲（Eleanor Goodman）、蓝蓝等中外著名诗人以及十余位人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朗诵会。

作为台湾著名诗人和翻译家，陈黎在大陆已广为人知，其译的《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已成为一本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他曾获得国家文艺奖、台湾文学奖新诗金典奖、梁实秋文学奖诗翻译奖等，2005年被评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2012年获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项目。诗评家奚密曾评价说：“陈黎是当今中文诗界最能创新且令人惊喜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一方面见证了台湾的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则表现了诗人蓬勃的实验精神。”

每个朗诵者本着对诗歌纯粹的理解，用内心本真的声音，朗诵了陈黎的代表性诗歌及译作，以诗歌为媒介，朗诵者们用内心的声音传达对世界的理解。

朗诵会的结尾，陈黎和在场的诗歌爱好者一同朗诵了《家具音乐》。这首立足于生活角落的诗，使琐碎的生活场景成为美丽的存在。他曾说过：“诗的金币的正面是熟练的技巧，优雅的态度；背面是自我嘲讽，自我否决。在众目睽睽下，伸出神秘、抽象、虚构的第三只手，让钱币翻面。”在这次朗诵会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诗人陈黎“让钱币翻面”所发出的光辉。

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主任马克·泰勒教授畅谈“网络化的宗教”

5月29日下午，美国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宗教系主任马克·泰勒（Mark Taylor）教授应邀访问我院，并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作了题为“网络化的宗教”（Networking Religion）的演讲。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刘丕教授，我院耿幼壮教授、王敦副教授、张靖博士以及来自各学院的众多学生到场聆听。

耿幼壮教授代表文学院对马克·泰勒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称赞马克·泰勒教授研究思想独特，其研究跨越了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和教育等不同学科。

马克·泰勒教授反复强调：我们身处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之中，全球化让我们可以分享很多东西；但是，相同的东西越多，就越发强调人的独特性——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和思想都有相应的反应与后果，因此，我们的行动便需要考虑到这种彼此间的相互关联。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认识到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因为技术如毒品一样，改变了我们的意识，也让我们对其产生依赖。他还对目前研究性大学的学科划分提出批评，期待当代大学生开阔视野，跳出学科的界限，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博学和杂学。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与马克·泰勒教授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互动。

我院朱万曙教授论著《徽商与明清文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5月12日，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表彰了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作品。我院的朱万曙教授《徽商与明清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入选2013年度该成果文库。我校同批入选的还有哲学院陈先达教授《问题中的哲学》、张立文教授《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下）》、国学院王子今教授《秦汉称谓研究》、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内需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基础与政策选择》，总数位居全国高校首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0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旨在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精品力作，进一步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进行一次评审。2013年度，422项申报成果中入选作品56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方式组织出版入选作品。

作家谈写作：刘震云教授讲述“当故事告诉现实——从貂蝉到潘金莲”

5月27日，“通识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系列公开讲座的第六场：《当故事告诉现实——从貂蝉到潘金莲》，在公共教学一楼1205教室举行，由我院教授、著名作家刘震云主讲。

刘震云教授从幼女子貂蝉不顾封建伦理纲常，为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而游走于董卓和吕布之间的故事开始讲起，解析出一个拨动了中国历史指针的女子形象，可结论却是：由于社会的残酷，这样的拨动最终并未改变什么，历史依然循环。他随后总结了故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把攀附有政治因素的毫无廉耻的爱情故事作为高尚来看待，却把单纯的爱情悲剧视打压得一无是处；规则的制定者最不遵守规则，道德的维护者最不遵守道德。杨玉环和武则天反贞节、反纲常、反道德的爱情和政治故事久为传唱，而唯独为了追求爱情而僭越贞操、谋杀亲夫的潘金莲却遭受世人的唾骂。这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怎样的性质特征？这样的提问无疑发人深省。

最后，刘震云教授以《水浒传》为背景，讲了李师师、林娘子和孙二娘三个女性的故事，以及由“招安”事件引出宋江的深远见识。在这里，刘震云教授把整场讲座的核心归结到了两个字上：见识。藉此，他反思了民族目光，列举了国内当下数个“贪图眼前，不顾未来”的案例：桥梁、住房等豆腐渣建筑，城市下水道建设的纰漏，空气污染等等。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出不了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伟人？他企盼当下的青年学子能够在学习生活中多培养自己的见识。

电影史学者启之老师作客第6期影像论坛

5月26日下午，电影史学者启之老师作客文学院第6期影像论坛，发表了主题为“文化发展与电影管理——以《鬼子来了》为例”的演讲。文学院许鹏教授、陈阳副教授、孙柏副教授，青年教师苏涛博士、陈涛博士以及30多名学生听取了此次讲座。

启之老师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切入，提出长期以来“有限的市场经济”使得中国文化始终难以摆脱“一元”的困局，而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就是鲜活的例证。他以《鬼子来了》一片所经历的审查过程为讨论对象，对“十七年”与“新时期”在电影审查上的“变”与“不变”进行了具体分析。

《鬼子来了》被禁的事实表明，在中国，文艺的真实性要服从于意识形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预设本质对文艺进行了限定，这其中的根源在于“歌颂”与“暴露”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而正确的“双百方针”之所以无法落实，可能还得归结为“百花齐放”还未得到真正执行。之后，启之老师以中国在诺贝尔文学奖上的表现为例，认为变“一元”为“多元”对解决中国目前的文化困境至关重要。

最后，苏涛博士对此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与点评。

李泉教授做客独墅湖语言文化论坛，探讨“汉字难学”的问题

5月11日上午9点，文学院李泉教授来到苏州校区，以幽默风趣的讲解，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同学做了题为“关于‘汉字难学’问题的思考”的讲座。讲座由文学院苏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负责人张璐老师主持，文学院董正存副教授也出席了此次讲座。

李泉教授重点对“汉字难学”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举例分析，基于汉语作为母语和外语两个方面看，以往论证汉字难学的主要理据，如汉字“数量繁多”，“难读、难写、难记、难认”等，在信息化社会文字使用方式的新形势下，都可以重新认识。

文学院教工乒乓球趣味擂台赛举行

5月28日中午，文学院教工乒乓球趣味擂台赛在世纪馆乒乓球厅举行。比赛采取攻擂和守擂的方式，守擂的一方由获全校乒乓球团体赛第三名的三名主力队员（李禄兴、曾艳兵、徐承伟）组成。攻擂方则由我院教工组成，根据报名人数抽签分为三个组。

攻擂比赛开始后，选手们很快进入状态，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技术水平，大厅里面不断传出精彩叫好的欢呼声。在观赛老师们的助威声中，选手们越战越勇，不到一个小时，很多队员都已汗流浃背。大家感到，虽然比赛只有短短两个小时，但紧张而愉快，使得身心得到了放松，通过比赛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陈涛：三尺讲台，初为人师

陈涛，200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获得文学硕士。2012年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13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影视与多媒体教研室，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及新媒体艺术。

主要学术成果：论文：《拆呐，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对拆迁的再现》，《南大语言文化学报》（新加坡），第七卷第2期，2012年，页1-37；《体感上海的方法：21世纪初电影叙事与城市空间》，《文艺研究》，2012年第8期，页17-25。译著：《银色金属恋人》（英译中，Tanith Lee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一只鸟的选择》（英译中，Iain Reid著），重庆大学出版社；《美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五大贡献》（英译中，合译，Charles William Eliot等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时间：
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
下午三点

地点：
人大校内大书房咖啡
采访者：
电影学13级硕士生陈煜

记者(以下简称记)：陈涛老师您好，最近工作忙吗？

陈涛老师(以下简称陈)：别看我还没有正式开课，我最近还真是比较忙。首先，学校许多活动我都会来参加：比如，我是大一的班主任，他们的朗诵比赛、体育比赛、党团活动等我都会跟着去看。其次，还有科研任务需要完成，我也开始着手准备开新课、制做教案了。另外，我经常去听其他老师的课。

记：您刚刚从学生转变成老师，有没有什么感触？和想象中的生活有距离吗？

陈：其实你叫我老师我都不太适应，你的师兄师姐跟我比较熟了，都叫我“涛哥”、“涛二哥”——可能我性格比较二吧（仰头笑），我很愿意跟你们聊天，跟学生在一起感觉自己已特年轻。不过讲课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读硕士的时候就已经在上海的一个专科学校代课了，在新加坡读博的时候每学期都带一门课，所以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压力！

记：您未来规划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记得您曾经在课上给我们展示您制作的3D动画，这似乎与您博士的研究领域没有太多联系。

陈：我现在正在往新媒体方向做尝试，我之前确实自学了一些三维动画的软件，倒不是说我有什么作品，只是希望了解它们的制作方法，这样会给我一个不同的视野。“新媒体艺术”简单来说是基于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但其中的门类繁多，很难一概而论，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知识储备，趁着现在年轻，我可以学得很快。

记：您是什么时候对电影研究产生兴趣的？

陈：我本科是学广告的，属于经济管理类，研究生读的是现当代文学，后来我博导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戏剧，我是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才把关注点转移到电影上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记：您觉得电影研究的乐趣在哪里？

陈：有时候喜欢做什么其实没有确切的原因，是在比较中做出的选择，这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的专业一直在变，我觉得我不喜欢经济，我还是更喜欢文学艺术类的学科，而且我

很享受写论文的过程，感觉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更接近真实的自我，那种成就感对我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娱乐，让我感到充实。我毕业之前其实去广告公司实习过，我甚至想去时尚杂志，但经过了解之后，还是觉得那种看起来挺浮华的工作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还是选择继续去读书。

记：您通常以什么方式观看电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导演或明星？

陈：哈哈，喜欢的导演和明星肯定有，但是我在这方面不太长情，一直在变。我会有许许多多的渠道在网上找各种各样的电影来看，也会经常去电影院，什么都看，不一定局限在艺术片——像《美国队长》这样的超级英雄电影啊，动画片啊，爱情喜剧啊，我都不会抵触。我还是会带着专业的眼光去看，不过针对不同影片，我的关注点不一样，比如，看动画片我可能更关注动画人物建模、3D效果的制作等，不会对影片内容的深度做过多要求。

记：您如何评价中国电影的现状？

陈：电影市场众口难调，尤其在咱们国家。将艺术性与商业性要协调得好才能赢得票房与口碑，就像上周我们讲座关注的《白日焰火》，即使在国

文/学生记者 陈煜
图/资源图片 中关村59号微信平台



上得了大奖，影院上座率也不高，我周六去看，四百人的厅只有三四十个观众，正巧出来后看到有采访，不少人甚至持负面评价。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一向认为电影市场的多样性、多元化是个好事，一部电影不可能取悦每个层次的观众。拿现在的中国电影与五年前、十年前的相比，无论是艺术水准还是营销策略，肯定是一个上升态势，尽管这种上升不是匀速的，不同档期的水平参差，不过大家普遍认为接下来的十年依然是电影的黄金发展时期，是我们这些学电影的人很好的机遇期。

记：您能不能试着评价一下学生时代的自己？

陈：呵呵，你看我现在特别外向的一个人，其实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是很沉默很安静的一个普通学生。我在山东一个小城市（莱州）长大，大学是在上海上的，我们班一多半的人来自上海，大部分来自大城市，他们的课余生活很丰富，我那时候没见过什么世面，不太喜欢参与学校活动，经常一个人去旁听别的专业的课，主要还是文学、历史、社会、心理等人文社科类的吧，慢慢听得多了，就积累了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也逐渐拥有了自信心，到后来出国之后，就变得非常开朗了。

记：留学生活有什么感触呢？为什么身在他乡反而变活泼了呢？

陈：我属于心态比较好，对什么事情都看得比较轻松的那类人。我刚去新加坡的时候，语

言也有过障碍，讨论的时候参与不进去，老师都叫我corner man，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但是我后来很快就适应了，可能是因为英语的底子还比较好，我的生活就渐渐变得很愉快了，跟我的学姐和一个好朋友，组成了一个“吃喝玩”三人组，没事就常聚在一起，过得很开心。不过在国外的话会很想念国内的热闹氛围，虽然环境好一些，但是圈子之外的人与人的距离感很强，所以我们一起毕业的人大多都愿意回国。

记：国内外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体制有什么异同？

陈：据我了解，国内外硕博教育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课时量方面，普遍来讲，英国的研究生每年5门课程，新加坡每年4门，博士课程增加至6门每年，有些博士同时还担任助教，助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二是作业方面，国外研究生作业同样以论文为主，也会以期中、期末来区分，同时设置阅读作业，阅读材料是相对比较前沿的，与导师研究领域在学术方面有较紧密的重叠。阅读作业是区分于国内教学的一大特点，研究方法课程和阅读指导课程的设立，更好地保证学生阅读的质量，并且把传授教授研究方法置于传授知识之上。三是导师模式，有单一导师制和导师委员会制度，各有优劣，目前国内大学的导师模式也在日趋成熟。四是课程设置，大致可以分为讲授课、辅导课、科研实践课，侧重点各不相同，研究生群体内部也常设置沙龙，互相探讨问题。

记：您既然经历过换专业，应该会对那些文科领域的经典大部头进行过弥补性阅读吧，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好的阅读方法推荐给我们？

陈：理论性著作一般来说可读性没有那么强，那些大部头的著作确实会给人压迫感，尤其是当你漫无目的地随便翻开它们时。我一般会快速翻看，大致了解一下它的主要内容，会有一些章节和主要论点给我留下印象，当我在写论文需要用到它们时就会重新去翻看阅读那些章节，由于在整体上有那个把握，所以精读时不至于丢失上下文含义。当我多次用到一本著作时，我已经前前后后翻过许多次，也感到比较熟悉了。当然，这只是我阅读理论书籍的习惯，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人。

记：有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提升论文写作能力？

陈：论文的写作需要练习，其实你们平时写课堂讨论或者作业虽然没有太多学术贡献，但那就是一种练习，不及时总结方法的话，也就浪费了时间精力。提升写作能力肯定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的，我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心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认为多阅读一些经典论文，寻找其中的研究思路会有用，尤其是哪个老师与你有着共同兴趣点或研究长项，比如是重理论还是重史料，还是有跨学科能力等等。做学问就像是习武，刚开始的时候做一番尝试，可能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门派，要在阅读的基础上摸索适合自己的路。



后记：采访前，面对老师该问什么能说什么，我都没有太大把握，甚至感觉有些紧张。当陈涛老师出现在访谈的地点时，墨绿衬衣、白T恤、民族风手提名包，休闲的装束与随和的谈吐使我放松了许多，我几乎没有按照之前准备的问题一板一眼地做访谈，而是以聊天的形式跟他交

流。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电影、学习和阅读等领域，也聊了许多题外话，当他看到我手旁的科幻小说《三体》时，说这种类型的科幻小说属于“硬科幻”，推荐我看同类型的美剧《迷失》，他也告诉我4月下旬将举办影像论坛第3期，届时他将与他的学姐跟我们探讨有

关科幻题材电影，关于时空穿越与机器人的故事。

陈涛老师给我的印象是谦虚、平易开朗的，做学问时的良师，生活中也是一位益友，相信随着以后他给大家开课，会有更多的同学与他熟络起来，成为“涛哥”的小伙伴。



我们的“五四”： 从不曾逝去的风景

文/袁梦洁 张鑫磊 唐亦文
图/文学院学生会网技部

五四文化节作为我校每年一次的常规性文艺活动，几乎动员了各个学院共计上千人参加。每年的四、五月份，都有无数人在人大校园的各个角落默默排练：或高声吟诗朗诵，将每一个字音打磨得圆润饱满；或默默压腿拉伸，用汗水历练出最美的舞姿；或反复修改剧本，只为台上或镜头下最美的场景……

在大学里，一个人踏实坚定地学习是幸福的；两个人默默相守恩爱甜蜜是幸福的；和舍友嬉笑打闹也是幸福的。而更幸福的，是和一群人一起努力，完成同一个梦想。也许这些努力最终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结果和奖项，但是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怀着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期待，一起流淌着滚烫的汗水，原本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院一直是五四文化节的积极分子，每年都会提前召开五四动员大会，发动各个年级参与到了舞蹈、主持人、诗朗诵、小品曲艺、情景剧、微电影、才艺达人等各个活动中去。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选手和领队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大学生活里不可磨灭的一道记忆。

一、选手——不必在乎目的地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对于很多参赛选手而言便是这样。得奖了，全院的荣耀，也是对自己和团队辛苦一个多月的肯定与回报；淘汰了，无所谓，至少曾经是有勇气去尝试过。到了最后的阶段，得奖与否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这群一同度过多少个夜晚的伙伴，这份同甘共苦的情感，依然超出任何外加的奖项。

“我想我会永远记得我演过唐僧，要不是因为小品排练就没有办法认识那么多好的师兄师姐啦！”2011级本科生，原学生会主席孙天娇同学曾说道，“当时我们全寝室六个人每个人都参加了，每天大家分散到不同的排练地点去，有

的同学还兼着两个比赛。大家都认真排练，尤其是舞蹈的同学，有时候排练到半夜才回来，腿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不过好像都没什么人喊累，大家都算是乐在其中吧！”

2012级本科生，曾参加过2013年五四文化节的舞蹈比赛的林铭志同学说道：“我们去年的舞蹈比赛是和新闻学院合办，舞蹈的编排过程很曲折。开始是由老师编舞，在排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舞蹈团的叶天骄师兄看了排练效果之后觉得不好，于是又和新闻学院的杨紫童师姐商量，重新编排了一支舞蹈，就完全变成了原创了。舞蹈名字叫‘校园奇妙夜’，既然是原创，就以情节和创意制胜。我们不像舞蹈团的专业人员，所以叶天骄师兄只能尽

量将我们的潜力挖掘出来。我的肢体其实是有些僵硬的，有些动作便反反复复训练，最累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排练到十二点甚至一点，我们有时候结伴回去的时候都会互相装鬼吓对方（笑）。有一个动作是前面的女生是要跪着，然后一排一排高度升上去，袁梦洁和李芹她们的膝盖都跪青了。即使是这样大家还是一直在坚持着。开心的就是文学院团委有时候会送西瓜和小吃来看望大家，但是新闻学院团委那边基本就不管事，这也是文院让人觉得很有人文关怀的一点吧！记得大一的时候师姐说过的一句话便是：文院虽小，但是小也有小的好处，那便是温暖与温情。这句话温暖了所有同学的心。”

二、领队——为荣耀而战

相比辛苦排练的选手，各个项目的领队则更是多了一份来自学院的信任和所处地位的责任。他们要负责整个项目的选手选拔、排练进程安排、道具、化妆、照顾选手情绪，同时要协调各个部门的人员和负责与承办学院的联系，又要应对来自学院上层的压力。既然选择了接受这份职责，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到最后。

“今年的五四朗诵群诵作品《中国梦，人大情》，是由文学院2012级本科生卢多果、郭天骄两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参演人员还包括四位2013级的同学：孟雅、李逸、高羽戈、曹艺卓以及两位2012级的同学：靳世宇和张博。比赛包括初赛和决赛两个部分，最终我院取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总算没有辜负这一个多月的辛苦。”朗诵组领队2012级本科生，文化部副部长王沫说道。

“带着同学们排练朗诵是个辛苦的过程，朗诵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的细节需要一点点落实到声音中，因此需要大量的练习。我们从接到五四比赛的相关安排任务之后就开始了安排相应的选拔和排练工作，基本上保证每天一练，在临近比赛的那段时间更是会加大训练的强度和密度。这需要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排练朗诵的地点一般都是在人文楼的楼道下面，如果在七层排练，走到五层、六层就会听到各种朗诵的声音隔着层层楼的楼板传进我的耳朵，模模糊糊又变形了的声音总会让人觉得特别搞笑。大家在一起的时间长了，除了讨论朗诵的事情，自然也会聊起生活中的乐事或者身边的小八卦，师兄师姐还会告诉师弟师妹各种课程的期末重点，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深夜从人文楼走出来，大家一路聊着说笑着回到宿舍赶着最后的十几分钟洗澡，总是特别有趣。”

带领朗诵不是个轻松的工作，王沫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多少次匆匆忙忙地从上课的教室赶到人文楼排练，不记得有多少次协调各方，安排第二天的排练时间，但是这些都是值得的。“也许是因为自己参加过一次比赛，被那些可爱又认真的师兄师姐带过，也许是因为对朗诵和学院的荣誉有一份执着，是什么原因其实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带朗诵，让我很快乐。”

因为去年参加过“五四”舞蹈比赛，2012级本科生万乐因此顺其自然地就成了今年“五四”舞蹈的带队长。没那么

辛苦，但却多了更多的责任和顾虑，以及不一样的感动。

“看着她们排练时，记忆总是有些恍惚。明德新闻楼底下，曾经和小伙伴一起流过的汗水、打闹的欢笑、一遍遍敲击地砖时有过的小情绪、冰凉的水、如论的灯光、喊声、掌声、音乐声……所有的这些仿佛都还能感觉到。”万乐说道。

“看她们排练感触比较深的是，今年的姑娘都特别自强不息，我们没有请过老师，所有的舞蹈动作、服装、道具都是她们自己准备，而且总是她们安排好时间通知我，完全不需要我催着她们排练。许悦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她不仅每次排练都按时到，而且实际上担当了这次舞蹈训练的老师，教着大家熟悉动作。记得我问过她，每天这么排练累吗？她回答说：‘这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心里觉得累。’可是虽然觉得很累，可是她从来没有抱怨或是懈怠，担着压力坚持了下来。”

舞蹈预赛那天，上午八点就要开始比赛，因为还要预留出化妆等等准备的时间，所以舞蹈组的选手们很早就起床，但是大部分同学还没有能赶上早饭，都只能空着肚子上场。



后来比赛完万乐回去人文楼102室整理，还在桌上看到了一个只咬了一口的煎饼。那天舞蹈组的女生们穿着红黑的衣服，盘着头、化着淡妆，拿着扇子在场上旋转、微笑，青春而又美丽。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舞蹈太过于中国风、纯舞蹈，没有剧情，最后我们止步于预赛，可是那天合影时绽放的微笑会成为我们最美的回忆。”万乐说道，“我想，这就是青春，这就是‘五四’，我们不怕艰

辛，我们咬牙坚持，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怀着希望和激情，我们在过程中收获感动、成长和友情。这是值得我们珍藏一辈子的人生宝贵财富，将来我们会时常想起这一刻。”

三、承办——大型活动背后的艰辛

与简单的参赛不同，承办一个比赛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要大得多。

2013年，我院很荣幸争取到了承办新项目“校园才艺达人”比赛的资格。上一次我院作为五四单个项目比赛主办方还是2011年承办的诗歌朗诵比赛。由于“才艺达人”是学校新设的比赛，不像舞蹈比赛这种常规的项目，根本没有可以借鉴的承办经验，于是策划组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从设定比赛内容和比赛形式、前期宣传、选手报名、初赛决赛的评委审定和邀请、场地租借，到选手参赛流程和道具及相应物资的准备以及奖项的设置和颁发等等，各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各个部门也要负责去协调关系才能流畅运转。

如果说参加比赛是一场收获友谊的短途，那么承办一场比赛则是如履薄冰的长征。

才艺达人比赛结束之后，

负责人2011级本科生，时任文化部部长郭天骄同学坦言自己瘦了近十斤。“真的是心力交瘁的感觉。虽然之前也有参加过舞蹈比赛，组织过学院新生舞会之类，但是承办这种活动还是第一次。从前期策划到宣传到落实行动到最后比赛，各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几乎是调动了全院的力量来组织这场活动，所有能用的人全都用到了，最后结果也还好吧，自己也确实从中间收获到了很多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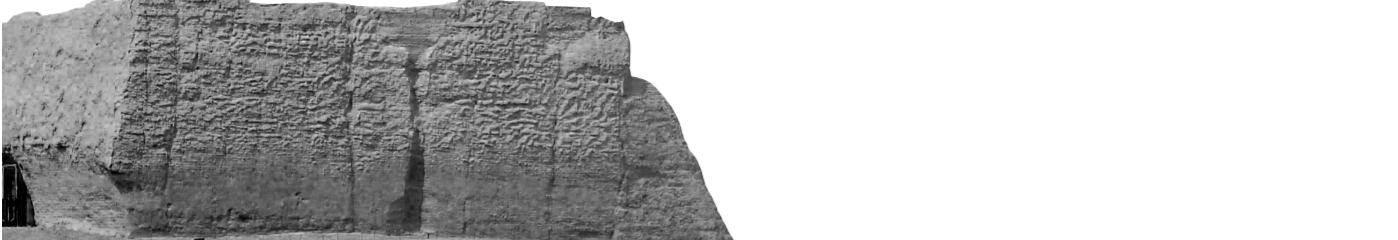
而2012级本科生，继任文化部部长郭天骄同学则这样说道，“当时我主要在做才艺达人的承办工作，从宣传到最后现场的工作都有参与，差不多算是第一次完整接触一个大型活动的组织策划吧。让我对整个活动的流程比较熟悉，为后来自己当部长办活动提供了经验。”

2012级本科生，继任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学生会副主席

鲍哲咏同学负责当时“校园才艺达人”前期宣传活动。宣传海报设计、品知人站宣传栏、比赛的易拉宝、比赛的传单、入场门票设计都是由她来负责。“有一种心酸叫——当熬夜已成为习惯。有时候传单或者海报第二天就要，先天晚上才打电话过来，于是便只好熬夜去完成这项工作。身在其位，多了份责任，自己也在这些活动中一点点成长起来了。相信每个参加过承办这场比赛的人都会有各自的收获吧！”

每一年的“五四”，都有人洒下淋漓的汗水，都有人获得恣意的欢笑，都有人洒下真诚的眼泪，也都有人获得温暖的拥抱。今年“五四文化节”已经圆满结束，各位为之付出努力的同学也渐渐回归平静而规律的生活。不论成绩如何，这样一群人曾经一起站在那台上，便是最美的风景。他们的汗水和泪水所换来的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写给敦煌的一些纪念

文/朱敏

在这次旅行之前，如果有人问我，最难忘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一并加上万分真挚的口吻告诉你：敦煌。那个我印象中被黄沙笼罩、附缀上神秘的地方。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存在着一片沙漠，是的，原谅我用上了这么笃定的语气。沙漠，对于生长在江南的我来说算是极具侵略性的景观，带着某种吞噬意味，或许是从小被电视纪录片中常出现的荒漠之地或是新闻里播报的沙漠失踪死亡事件给熏染了，这一种惯有的思维已然不可抹去，沙漠也便因此成为了神秘而富有挑战性的存在。陌生的景致、异域的风俗、神奇的传说、黄沙下的足迹……这是我、一个感性高于理性的“地理白痴”想象中的沙漠。如果没有把沙漠中的沙子嵌进鞋缝，那人人生版图中必然缺少一块，这渐渐地成为我的执念。

就这么简单的，我对敦煌最大的念想，不是最高盛名的莫高窟，也不是月牙泉，其实只不过是单纯的想去看看沙漠罢了，于是这场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由北京经敦煌，兰州中转，即便马不停蹄地赶路，需要近四小时的车程。漫长的旅程之后，敦煌火车站那两个大字，是对我们最大的犒劳。这里是敦煌县城，火车站是这儿最精致的现代建筑，把守着城区的入口，将游客吞吐地送进城去。市区不大，也算不得繁华，最有名的驴肉黄面隐藏在市场的小菜市场，传说中的敦煌夜市在敦煌老市场的塑料棚架拥挤地搭起来，夜晚来自全国各地的手工艺品会出现在中央的街道上，它们摇头换面变成了当地的旅游产品，这里流动着这座县城最拥挤的一潮，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一样，实际上不属于这片土地。

鸣沙山·月牙泉

在敦煌，最能宽最平坦的柏油

马路由市区延伸出去，这条路的两头是连绵的丘和一汪清泉，人们管它们叫鸣沙山和月牙泉。我们与敦煌真正的初遇就在这儿。鸣沙山实际上并不只在一处，它的山脉一直绵延至莫高窟开外，而惯常被称为鸣沙山的只是风景区栅栏内的几座山丘。在这里，骆驼来回运送着游人来到山脚，又从山的背面翻过来，来到这个谷中，打着招呼走向我们。在这漫长的星空和无边的沙漠里，陌生的旅人聚在一起，找到安定的力量。

还记得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中写道爬鸣沙山的难处么？在此我不得不修正他的说法，可得切记：踩着前人的脚印走。那些足印虽然表面松软，底下却坚实，足有稳定身体的力量。爬山是个力气活儿，爬沙山更是，费力的同时又添加了一份胆战心惊之感。每踩一步都陷入沙丘，沙子从脚下滑落，带起一大片水波状的纹路，似乎一不留神你也会如同这些沙子一般从沙丘坠下。

然而，这也是爽快之事。揣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来到山顶，迎面是带着砂砾的来自沙漠的风，天气晴朗，远处的沙丘在阳光的作用下连綿。而最重要的，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将月牙泉的美尽收眼底。

月牙泉，抱着多少年后它会干涸的揣揣不安，如今总算与它见一面。月牙泉坐落在鸣沙山山体的怀抱中，从不同的山头、在不同的太阳高度角看去，有不同的韵味。在月牙舌尖儿这头的山顶，月牙泉端庄秀丽，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水面上，透亮没有遮掩。而走到那一头时，阳光已被山体遮挡，月牙泉笼罩在阴影里，竟显得萧条冷瑟。月牙泉旁有一座庙，庙里却没有老尼姑。仿古建筑的青瓦顶上已经落满了沙，又被风吹走，这里不会没有沙，也不用什么屋顶会被压垮，一种风与沙之间的角力带到这里静止的安逸。

在鸣沙山顶，我们看着太阳落山，奇怪的，没有看到月亮，却看

到满天繁星升起来。这时候，天色比沙丘的阴影浅上许多，竟看到了莫奈《星空》里那种纯正的天色彩，渐变的蓝渐隐。此时，除却沙子的摩擦外没有其他声响，又因为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夜空带来了唯一的光亮，成了沙漠中人的信仰。从那一座山丘走来一位和我们一样的旅客，他从山的背面翻过来，来到这个谷中，打着招呼走向我们。在这漫长的星空和无边的沙漠里，陌生的旅人聚在一起，找到安定的力量。

莫高窟

即便多少人写过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将笔墨呈给它，敦煌不得不提的莫高窟。

实际上，到达莫高窟景区时，你第一眼见到的并不是千百个洞窟，而是一片干涸的河床，以及河床边绝壁上几个没有任何可到达路径的洞窟。这是莫高窟给你的第一个欢迎礼物，而它真正的精华，在这座山体的另一面。

这几个洞窟，是开凿莫高窟僧人们的生活起居之处，在它的背面，或许就是某座精妙绝伦的窟，或许这些僧人打坐时背荫着的便是他们心中无上的佛。此刻，背依佛祖，心念菩提，暗照的洞窟内仅有的那盏油灯照亮僧人的面庞，瘦削，坚毅，他们脚下缓缓流淌的水声，念着把自己皈依于佛的心经。这些留窟的僧人，一定也是如那老伽叶般的修行，把每一凿、每一笔修成自己的功德圆满。

不过，这些洞窟终究属于被遗忘的，因为和背后的莫高窟比起来，显然它们不具有商业价值。历史残酷而心酸，有时候，不被记住的也具有活过的意义。那几个孤零零的洞窟，才是莫高窟最初的源头。

再走过一个转角，眼前就是莫高窟，水浆加固的山体，被密封严实的防盗门，都是为了更好地将历史讲述给后人。或许是一前一天的参观西千佛洞，一一对比显出莫高窟的磅礴来。窟内有塑像、壁画，在导游的讲解下佛国世界显现在眼前。然而，出人意料的本以为我们会在莫高窟邂逅各种形态的飞天形象，毕竟这是人们，至少是我，对于敦煌的第一感知。而实际上，画有飞天形象的洞窟我们没见到多少个，不仅如此，即便有飞天的他们也多位于顶部的藻井、墙壁的边缘处，从来不是主角，作为香音神，这是飞天该有的位置。然而想必绘出飞天的僧侣工匠们未曾想到，这一小小的神灵，会在数千年之后成为最耀眼闪光、受世人追捧的所在。

莫高窟展现给我们韵的故事，诉说不尽。不仅是那些经变画、那些双目含笑 的塑像、那些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在这里创作出传奇的人们，如果你到莫高窟入口处的纪念馆，你将会见到更多、隐藏在莫高窟而今水泥墙壁里的故事。在这里，你会见到那些塑造出莫高窟今日传奇的人们，你会感受到过去几十年莫高窟的变迁，你会明白，冰冷的历史和沉重的防盗门后，是捍卫历史的坚定的心。

一座城市，譬如敦煌，带给你 的或许会失望，如我们这几日日的旅途中遭遇春日的沙尘暴，被飞沙走石打得寸步难行；或许会有难忘，譬如很多你能用眼睛看到、用心记住住、却难以用文字描绘的东西，即便是相片，也只能自惭形秽。

这一篇不算游记的杂记，拖延多日，终于写到最后。此刻，脑海里闪过敦煌的那些景色、那些街道，甚至是驴肉黄面和葡萄干，然而，笔尖滞涩。不知为何，显得尤其尴尬，再次回想敦煌，我好像失去了描述的能力。

但是，旅行不就是为了能够亲眼记才开始么，如果一场旅行，可以完全用言语去讲述，那么又何必开始呢？

吴哥窟 东经103° 北纬13°

在踏上柬埔寨茂密的丛林之前，“贪为”、“酷热”、“战乱”、“登革热”等等这些标签被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去迎接一场即将扑面而来的落差。

然而我也深知，这片土地必定不全然如此面目可憎，不然也不会千百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访客踏上它，亲吻它，热爱它。它的祖先留下的古老而神秘的吴哥窟，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印尼的婆罗浮屠寺、埃及的金字塔一起并成为“古埃及方的四大奇迹”。

电影《花样年华》的结尾，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来到了吴哥窟，对着那个树洞说了一堆不能对别人说的心事，然后拿一团杂草塞到缝中就潇洒地走了。据说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包括他自己，能记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吴哥就是如此具有神性的一个地方。两千多年前信奉印度教的高棉人在此建国名“真腊”。后七百年闍耶跋摩一世开始接受佛教。而后真腊衰败，闍耶跋摩二世建立高棉帝国，并以吴哥王城作为帝国首都。如今的吴哥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纪念碑。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有一个故事。那些对于故事的记忆已经融入在每一个柬埔寨人的眼神中，流淌了历史的厚重。

巴戎寺是吴哥闻名的一个寺庙，是一个由石块堆积而成的巨型迷宮。巴戎寺由54座四面微笑的佛面塔组成，已有部分塔坍塌，现存49座塔顶190多尊微笑佛面。身外其中不论怎样穿行，四周的景色石雕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石壁上刻着无数的神佛和仙女，他们都有一张微笑的脸孔。这种微笑力量多是直达心扉的，是一种战火浴血、历经劫难之后的宁静恒远。他们是闍耶跋摩的面孔，是佛陀的法相，更是每个高棉人的喜怒哀乐。

柬埔寨1999年才彻底从连年的战争苦难中走出来，落后和贫穷清晰地贯穿在高棉人的日常生活中，然而他们的脸上却始终挂着一弯微笑，仿佛对这个世界的伤痛一无所知，这是柬埔寨这个国家最让我感动最让我震撼的地方。无论是在喧嚷街头滴着大汗吆喝等待旅客的突突车司机，还是在巴肯山下烈日烈日熟煎着芒果的小商贩，无论

所有的苦难和险阻，都挡不住那从林深处每天清晨的旭日，洒在庙宇里那一尊尊神秘而动人的脸庞上。那些微笑穿越了千载时空，又甜甜地印在了每一个高棉孩童带着灰土的干净脸庞上。“知足常乐”，我再也想不出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高棉人的生活态度。当突突车载着我们颠簸在尘土飞扬的热带公路，公路两旁走着弯腰驼骆驼的中年人，中年人身后跟着骨瘦如柴的马匹，人与马就那样走着走着，缓慢而平静地走着走着，我在夕阳下突然想起了那些笑容地深意。

他们就那样平静地缓慢前进，等待着到达目的地，像我们等待小吴哥的日出一样。

文院人，在路上

文院学子春假游记摄影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趁着人难得地春假，出去旅行，在人大、在书本和知识之外，名山大川、文化道址，也都是开阔身体与心灵的另一方天地。不过也不必遗憾未能远行，让我们跟随文院学子的笔端，一起去敦煌、吴哥窟、青岛和青海湖进行一场足不出户的“旅行”。

微笑的高棉

吴哥窟 东经103° 北纬13°

文/郑子榆

在踏上柬埔寨茂密的丛林之前，“贪为”、“酷热”、“战乱”、“登革热”等等这些标签被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去迎接一场即将扑面而来的落差。

然而我也深知，这片土地必定不全然如此面目可憎，不然也不会千百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访客踏上它，亲吻它，热爱它。它的祖先留下的古老而神秘的吴哥窟，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印尼的婆罗浮屠寺、埃及的金字塔一起并成为“古埃及方的四大奇迹”。

电影《花样年华》的结尾，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来到了吴哥窟，对着那个树洞说了一堆不能对别人说的心事，然后拿一团杂草塞到缝中就潇洒地走了。据说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包括他自己，能记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吴哥就是如此具有神性的一个地方。两千多年前信奉印度教的高棉人在此建国名“真腊”。后七百年闍耶跋摩一世开始接受佛教。而后真腊衰败，闍耶跋摩二世建立高棉帝国，并以吴哥王城作为帝国首都。如今的吴哥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纪念碑。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有一个故事。那些对于故事的记忆已经融入在每一个柬埔寨人的眼神中，流淌了历史的厚重。

巴戎寺是吴哥闻名的一个寺庙，是一个由石块堆积而成的巨型迷宮。巴戎寺由54座四面微笑的佛面塔组成，已有部分塔坍塌，现存49座塔顶190多尊微笑佛面。身外其中不论怎样穿行，四周的景色石雕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石壁上刻着无数的神佛和仙女，他们都有一张微笑的脸孔。这种微笑力量多是直达心扉的，是一种战火浴血、历经劫难之后的宁静恒远。他们是闍耶跋摩的面孔，是佛陀的法相，更是每个高棉人的喜怒哀乐。

柬埔寨1999年才彻底从连年的战争苦难中走出来，落后和贫穷清晰地贯穿在高棉人的日常生活中，然而他们的脸上却始终挂着一弯微笑，仿佛对这个世界的伤痛一无所知，这是柬埔寨这个国家最让我感动最让我震撼的地方。无论是在喧嚷街头滴着大汗吆喝等待旅客的突突车司机，还是在巴肯山下烈日烈日熟煎着芒果的小商贩，无论

所有的苦难和险阻，都挡不住那从林深处每天清晨的旭日，洒在庙宇里那一尊尊神秘而动人的脸庞上。那些微笑穿越了千载时空，又甜甜地印在了每一个高棉孩童带着灰土的干净脸庞上。“知足常乐”，我再也想不出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高棉人的生活态度。当突突车载着我们颠簸在尘土飞扬的热带公路，公路两旁走着弯腰驼骆驼的中年人，中年人身后跟着骨瘦如柴的马匹，人与马就那样走着走着，缓慢而平静地走着走着，我在夕阳下突然想起了那些笑容地深意。

他们就那样平静地缓慢前进，等待着到达目的地，像我们等待小吴哥的日出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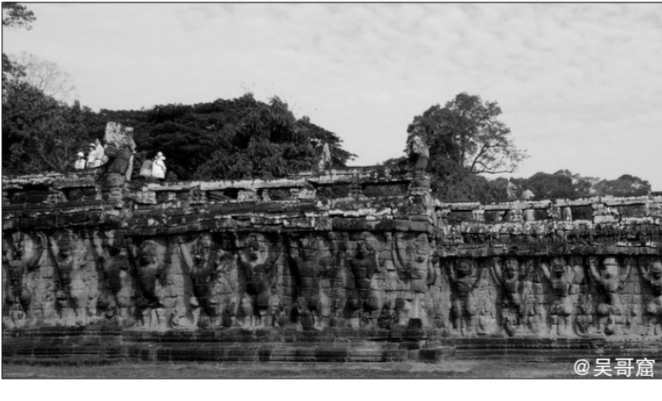
敦煌的骆驼队



青岛



敦煌



吴哥窟



青海湖

青青青岛

青岛 北纬36° 东经120°

文/刘寒青

虽然生在天津，可是我从未认为自己是在生长的海边城市的人。大概由于中学地理的原因，说到天津的海，我只能想到泥质海岸和盐场，听起来没有一点浪漫的气息。

所以导致我对每次的海边旅行都特别热衷。

四月底的天气，海水依旧微凉，到不了下水蹦跶的温度。但是赤脚走在沙滩上，一脚踩一个深深的窝，细小金黄的沙子围上来盖住半个脚面，走上不长的一段路就会觉得脚底板发的发热，这时候脑袋里想着沙子和海水的热热容果然不同。

未到旺季的海滩，一眼望

过去看不到很多人，海浪轻柔地打上来，退下去，打上来，退下去。因为没有赶上退潮的好时候，所以海滩上并不热闹，看不见小螃蟹，小贝壳或者搁浅的小鱼擦着尾巴。海面银光闪闪，看久了就会眼睛疼，正中午的太阳在水波上打下游人短短的影子，随着海水一致纹的摇晃。有些被冲上来的海藻会软软的环住人的脚踝缠绵地绕一个圈再随着海水退下。

海滩上一路都听到有人感慨：天气真好。然而初到的那一天仿佛用光了我们在青岛的所有阳光。接下来的两天一直在下雨，下雨。雨

中的青岛仿佛化成潮湿浓郁的一团青色。看不到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雨一直下，一直下。落在德式的老建筑上，打湿墙皮，变了颜色，显出墙上曾经书写过的标语，带着一个时代的记忆。雨打在水波上打下游人短短的影子，随着海水一致纹的摇晃。有些被冲上来的海藻会软软的环住人的脚踝缠绵地绕一个圈再随着海水退下。

然而初到的那一天仿佛用光了我们在青岛的所有阳光。接下来的两天一直在下雨，下雨。雨

道纹路回归大海，近岸边拍着十几只彩色帆船，随着褪去的海浪左右摇曳。深深吸一口气，都是雨水的湿润和海水咸腥的味道。最后走到帆船中心的情人坝，雪白的长堤没有一个人，各国的旗帜在长堤两侧被海风吹的猎猎作响，尽头有蓝色的小灯塔默默地矗立上来，不言不语。太阳曾短暂地拨开云层，给厚重浓黑的云层勾勒了道金边，我们决定收起伞，迎着大风，踩着水洼，啪唧啪唧。

最后一场雨还是一直到离开的那天，天气才放晴。有关青岛的记忆被雨水覆盖着，湿漉漉的，带着大海的咸味。



青海湖骑行车队的合影

去祖国的鸡屁股遛了个弯儿

青海湖 东经100° 北纬37°

文/小草

某块毕业旅行去泰国，我说“真他妈爽啊”，她回我“你才爽呢，骑行还青海湖是我的梦想啊”。梦想？谈不上。看我皮肤晒成麻皮狗嘴唇种醋香肠鱼屁股痛得不能坐的样子你一定不会把它当成梦想。我爽吗？别人毕业旅行直接杀到国外潇洒个把月，我就在鸡屁股上遛了四五天，就结束了毕业的happy time，实在有点对不起“毕业旅行”四个闪光大字。

我没有沮丧流泪。我承认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半个画着笑脸的木偶，我也没有思考意义，我在这意义，就是全部的意义。不思考意义让我感到轻松自在。我只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我骑得很慢，后面的车超过了我也一点不着急，我调整自己的呼吸，让自己保持平衡，用最能让自我感到愉悦又不至于让团队后腿的速度和力道前行。

有一段路我看不到前面的人，也看不到后面有人跟上来，好像整个世界只有我自己。那一段路没有风，太阳照射得十分安静，牛和羊密密麻麻分布在草原里一动不动。然后我听到了鸟声，是一种在家里的夏天常常听到的鸟声，它让我充满喜悦。温度与声音和记忆中的家乡完全吻合，我想我是在四川的林荫道上，转弯弯可以看到我的家。我只好俯身看到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因为偷吃水果兴奋又忐忑红了脸，又好像闻到了妈妈做饭的炊烟。我便心满意足地笑了。

少小离家老大还，所幸我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

前行不需要着急

整个路途我都以为自己在是郊游。包括第三天逆风缓慢骑行，第四天爬过一座坡过后还是无止境的坡，在任何艰难的时候，我的心中都充满轻松和愉

伴过来坐我旁边问：怎么样，是你想象的那样吗？我才突然想起，在来这里之前，我压根儿没有做过幻想，因为没有期待过，路途中间遇的每一件事，触目所见每一道风景，都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金条子。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就笑了：“挺好的，非常好。有一段我自己骑，我在想，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结果骑着骑着，就泪流满面。”

我没有沮丧流泪。我承认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半个画着笑脸的木偶，我也没有思考意义，我在这意义，就是全部的意义。不思考意义让我感到轻松自在。我只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我骑得很慢，后面的车超过了我也一点不着急，我调整自己的呼吸，让自己保持平衡，用最能让自我感到愉悦又不至于让团队后腿的速度和力道前行。

有一段路我看不到前面的人，也看不到后面有人跟上来，好像整个世界只有我自己。那一段路没有风，太阳照射得十分安静，牛和羊密密麻麻分布在草原里一动不动。然后我听到了鸟声，是一种在家里的夏天常常听到的鸟声，它让我充满喜悦。温度与声音和记忆中的家乡完全吻合，我想我是在四川的林荫道上，转弯弯可以看到我的家。我只好俯身看到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因为偷吃水果兴奋又忐忑红了脸，又好像闻到了妈妈做饭的炊烟。我便心满意足地笑了。

少小离家老大还，所幸我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

悦，因为我并不着急，我不是在赶路。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心态便悠然自得起来，我也总算是找到了最让自己舒适的状态。那就是——慢一点，不要赶，不去争。你可以要笑我太没上进心了，是啊，我确实没有。高中的时候心里卯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拿第一名，否则简直没脸见人，觉得那才是最要紧的事，锋芒毕露。现在在奔波一些，虽然做不到完全不看别人的眼光自顾自活着的，但很大程度上知道生活是自己的事，开心不开心，舒服不舒服，都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因为别人的赞美或不屑强迫勉强自己，是件傻逼的事。所以找到别人的节奏之后，就不再想与他人比较，更不想与他人竞争。年幼的时候以为世间只有一条路，不是你在前面就是我在后面，如今方知世间其实路有很多，我和他可能走在不同的路上，是没有办法互相比较的。大概是明白这个道理，便开始释怀，便终于肯忠于自己的步履走路。

最近在《三杯茶》，男猪脚焦急地想上马给落后山沟盖一所学校的时候，老人对他说：不要急，要等，我们需要学校，但也请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等了上百年，再多一年少一年，根本没有差别，但不要试图破坏我们的生活节奏。就像环湖路上看到的那些羊，那些马，路过时它们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只有尾巴在风中飘，时间于他们如静止，那便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只得一路向前奔跑，是 society 给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方式与它们的方式，谈不上谁比谁好。

某二亲问某小伙伴为什么喜欢骑车，他的回答我不能更赞同。他说，骑车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你顶多可以边骑车边想听歌或者说话，别的做不了。不像你听课可以同时玩儿手机，玩儿手机又可以顺便看两本书，和这个QQ聊天又可以和那几个人微信聊天顺便还打游戏，以上所有的事情同时做还可以看电影。骑车不行，你要将全身心交付给车，专心于眼前的路，稍不注意就会走错路撞人。我举双手赞成。这世间还有几个人，愿意把看似宝贵的时间一次性只花在一件事上？

专心致志带来爽感。整个行车过程我只想着一件事：上坡骑行，下坡专心，平路散心，去青海之前心中万般杂乱思绪，那时候都消失了，眼里心里全是两个转动的车轮。

爱是永不止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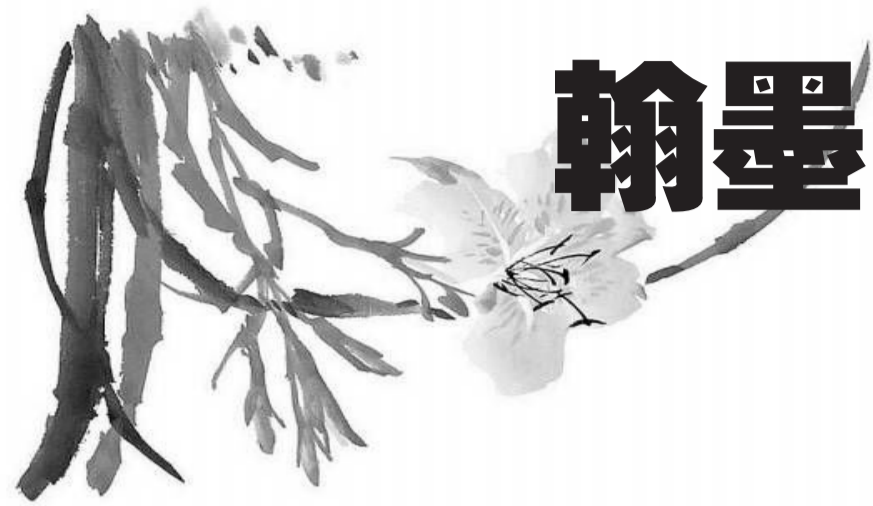
青海湖盛得像块玉。这个比喻有点俗气。换个说法。青海湖像穿着施华洛世奇镶钻晚装的少女。我看到青海湖的第一眼，正是阳光洒在湖面上荡起波光粼粼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施华洛世奇，紧接着想到了很多双高跟鞋，那些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的精致高跟鞋，想心灵感源自于此。设计师将自然元素融入艺术作品中，自然不朽，艺术便流芳百世。

青海湖水源不断地拍打岸石，水浪声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我耳朵，我源源不断地想到《圣经》里关于爱的篇章。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仁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羞耻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站在湖水边便能感受到这种爱，因为太喜欢，只好在心里默念许多遍，提醒自己不要抱偏见，永不止息。

再多说一句，皆是赘言。只好面对湖水保持沉默。



傳

翰墨千里 汉学中西

——走近汉学大会

何谓“汉学”

在世界文化地理的版图上，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是一个颇为古老、且仍然发挥着重大文化功能和深远影响力的学科。

国际学界关于汉学性质和范围的定义，历来难以统一。德国汉学家、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拥有者奥托·弗兰克的定义最为宽泛，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此外，西方学界一些约定俗成的定义，则多以中国语言与历史的研究为汉学之界标。乃至有论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将汉学视为一种考古性的学科。而针对这种“古典汉学”的发展，则是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社会史及文化问题为对象、以经验实证方法为导向的“现代汉学”的勃兴。

古典汉学和现代汉学在一定程度上分立，使汉学学科的自我理解成为一个难题。相对而言，弗兰克的宽泛定义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但随着汉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和深化，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目标实际上已经无法企及。因此在学科的版图上，汉学的日益分化最终成为必然。

如果从日本14-15世纪开始形成的传统汉学算起，汉学的地区性历史已足有七百年。在高丽，由于中国文化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汉学的精确开端倒显得难以清晰厘定，而这，

恰恰是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之主导性的明证。

如果从耶稣会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算起，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汉学亦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这一非学院化的传教士汉学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四百年不绝如缕。如果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也已经走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国的第一个汉学教席设立于1857年，英国设立于1876年，德国则设立于1909年。北欧国家虽然是汉学研究的后来者，可他们一方面承接法国学派，一方面结合既有的研究传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美国专业汉学的教席大大晚于欧洲，但“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汉学的勃兴提供了独特的背景。由此，汉学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语言、历史、思想和文化，而是进一步拓展为全面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如果从美国的汉学算起，那么“中国研究”对中国的全方位关注和探索，也已有近60年的历史。

在上述过程中，汉学研究正以多元的态势持续发展。比如北欧特别是瑞典、挪威等国家的中国研究，特别侧重当代政治、国际和平乃至军事装备等方面；欧洲本土如德国，“

经济汉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受到青睐，汉学开始越过研究型综合大学壁垒森严的门槛，进入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任务的各种专业学院，特别是经济技术学院。

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汉语热”也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标志。这不仅在韩国作为典型的例证，即使在欧美，汉语也已经进入一些中学的外语类选修课程。对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而言，是否拥有汉学教席、是否开设汉学或汉语课程、是否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合作和交往关系，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大学是否具有“全球化”时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尺度。

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17世纪之前）、传教士汉学（始自17世纪）、学院汉学（始于19世纪初）、中国研究（始于二战之后）诸种阶段，而每一种早出的形态，其实也在后起的不同形态中延续着自己的身影。

另一方面，在汉字文化圈之内乃至之外的国家中，汉学常常首先是一种“生活汉学”。儒学在日本的影响，禅宗、净土宗和密宗等佛教宗派在日本的发展，理学在韩国的余波，无不如此。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也都依今处处、有迹可寻。

当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

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认识乃至国家政策的制订时，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也在日益增长。自民国时期的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直到19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学者，海外汉学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学界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领域。

凡此种种，或许都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学术趋势：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单一的语境中自给自足地循环往复。文化理解中互为“他者”的基本格局，将使汉学研究进入文化对话的新范式。

作为文化对话的汉学研究，必须持有一种自我敞开而非绝非自弃的文化态度。以此为前提，“中国”才不再仅仅是实证的知识对象和想象的“他者”，而更是积极从事自我理解的价值主体。以此为前提，传教士汉学所隐蕴蕴含的价值对话，才能以新的学术形态得到延续和升华。以此为前提，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才会与汉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职是之故，中国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通力合作，共同发起“世界汉学大会2007”活动，以此来推动双向互动的文化对话与文化理解，促进汉学发展。惟愿学界同仁鼎力支持，共襄盛举。

往届大会内容回顾：

●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2007年3月26日-28日）

大会主题：

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

分会论题：

- 一、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
- 二、“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
- 三、中国传统文化：诠释和影响
- 四、汉学家与汉学史专题
- 五、汉语国际推广与跨文化交流

圆桌会议：

- 一、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
- 二、景教文典与新发现的《景教宣元至本经幢》
- 三、汉学的自我定位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2009年10月30日-11月1日）

大会主题：

汉学与跨文化交流

分会论题：

- 一、汉学与文化对话
- 二、汉学与历史研究
- 三、汉学与中国文学
- 四、汉学与汉籍传译
- 五、汉学与中国戏曲
- 六、孔子学院论坛

圆桌会议：

- 一、出土文献与汉学研究
- 二、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2012年11月3-11月5日）

大会主题：

汉学与当今世界

大会专场：

汉学的未来与“孔子新汉学计划”

分组会议：

- 一、“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
- 二、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
- 三、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走向
- 四、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
- 五、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

专题论坛：

- 一、孔子学院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
- 二、中外文学获奖者论坛

往届汉学大会主题阐述

2007年仲春，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曾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线，演绎“和而不同”与“对立产生和谐”的哲学教诲；2009年初秋，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又以“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为焦点，阐扬“同归而殊途”、“此路亦彼路”的古代命题。中外文化之交流、交锋乃至交融，辐辏或异、理一分殊，若论文献之丰富、思绪之久远、积淀之厚重、论域之广袤，则莫过于汉学。

世界汉学大会倡导中外同

仁跨越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族群身份的隔阂，由对话而增进理解，因理解而尊重差异，从差异而达致和谐。当今世界纷争不断、危机愈烈，然天道存焉、人心向善，世界汉学大会的根本理念正得到日趋广泛的认同。

近代以来，中国自身曾经在“传统”或者“西化”之间左右摇摆，曾经在“独白”或者“沉默”之间长期挣扎。而当今世界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震荡与巨大调整，从筌路蓝缕中走

出的“中国道路”（Chinese exploration）也已经依稀可辨。在如此的时代际遇下，汉学必将面临着“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两重更新。中国作为汉学的缘起之地，也应更多承担起会通古今的中枢之责。由此，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以“汉学与当今世界”为题，梳理传统汉学与当代研究的承续，推进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探讨世界对中国的阐释以及“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意义，并配合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新汉学

国际研修计划”（China Study Plan），通过语言与思想、汉学与国学、“新汉学”与世界大势的相生互动，使“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深化。

老子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第十四章》）；西哲亦云：“古代图景胜过所有哲学家的图书馆”（西塞罗《论演说家》）。“汉学”究之于“当今世界”，亦即“察古”而立于今，“视往”以知来者。



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式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

——“东学西学400年”

文/学生记者 王亦琳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将于9月5-7日召开，主题为“东学西学400年”(Exchange of Learn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400 Years in Retrospect)“世界汉学大会”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具有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是沟通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论坛。

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将继续扩展汉学的外延，跨越传统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学科主题，从多角度回顾东西方交流400多年的学术传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及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将继续承办本届汉学大会。

东学西学400年

2014年恰逢孔子学院十周年，中国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再度携手，联合举办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本次汉学大会的主题“东学西学400年”是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许琳主任与我校陈雨露校长、杨慧林副校长共同研究商议后拟定。其中“400年”这一概念是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入华算起。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信、翻译及研究，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和重农学派、刺激了欧洲现代科层制度的形成、诱发了风靡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为欧洲的现代化打上了无可争辩的中国烙印。且这一非学院化的传教士汉学传统，事实上成为欧洲汉学的主导流向，四百年不绝如缕。

本届汉学大会旨在梳理400年来的东西之辨、中西之争，回溯400年来的东西碰撞和思想对话。在第四届汉学大会的官方网站上对主题有这样的一段阐释“或视西来学术‘皆吾中土所前’，‘以西学缘附中学’；或视东方文明‘尚未摆脱原始的愚昧状态’，借‘自我’而论断‘非我’。惟对话而弥合裂隙，就‘差异’而愈多用心，始觉‘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更不以方土易其质’。”

本次世界汉学大会联络组负责人张靖说：“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都是与时代关联密切的，本次‘东学西学400年’也是与国际上对中国的态度有关，以及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关。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历史的回顾，找到更多的发展途径。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找到更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将延续往届汉学大会“大汉学”这一概念，即“中国学”，其中所涵盖的领域除了文学外，还包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因此本次世界汉学大会在“东学西学400年”的主题之下又有四个分论坛为：历代思想家的“中国问题”，历史档案与“中国记忆”，“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以及国际环境与“中国角色”。

筹备工作全面开展

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将于今年9月5日-7日举办，目前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月19日，“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启动会议于明德主楼13层第二会议室召开。启动会议上杨慧林副校长介绍了召开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的意义和背景，强调我校各院系和部门齐心协力办好大会的必要性。张晓京处长就汉学大会筹备工作的前期准备工作进行了协调和分工。在启动会议上还成立了第四届汉学大会筹备组，由国家汉办许琳主任和陈雨露校长共同担任组委会主席；由杨慧林副校长和国家汉办韩静副主任共同主持秘书处。

启动会议的开始标志着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正式拉开帷幕。会议后，各部门开始着手有关工作准备，确定分论坛主题、邀请国外学者、向各有关部门下达通知等事务被逐一提上日程。

5月26日，在“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协调会议上国际交流处处长张晓京主持会议并进行工作通报。在汉学大会筹备工作进展方面，着重提出了学者邀请工作上的成果与不足。同时会议还确定了各分论坛负责人、各工作小组负责人及具体任务。此次会议还对汉学大会宣传志愿者工作进行了任务布置与讨论。本次世界汉学大会将更加重视宣传工作，使报道更具深度和广度。志愿者招募培训工作仍以文学院为主，校团委将协调文史哲相关院系做好志愿者招募与培训。

分论坛的筹备工作也在6月4日的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与协调。本次世界汉学大会初定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分论坛安排，将主题相近的学者放在一组，力求讨论深入。每个半天安排6人，分为三节。国内学者邀请可稍延后，也是一对一形式，能与外国学者对答更佳。会议上还建议分论坛邀请新汉学计划博士生为嘉宾，以便博士生们有更多时间听取重要学者的论文并广泛学习。并计划在9月8日设博士生论坛，届时将请一两位知名专家点评。在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发言安排上，初步拟定发言学者名单，详细情况将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协商后确定。

中外学者汇聚一堂

自2009年起，世界汉学大会至今已至第四届。前三届世界汉学大会的成功举办使得大会逐渐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与支持，国内外与会学者人数不断增加。

本届汉学大会海外学者邀请工作从2014年3月1日开始，截至2014年5月25日，共向海外及港澳台学者发出邀请函589封，现已有93位学者确认参会或可能参会。目前邀请工作仍在继续，国家汉办也正在积极帮助邀请俄罗斯学者。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一些重要的法国学者，如索邦大学副校长的邀请工作也在进行中。本次汉学大会邀请的国内学者相对国外学者略少一些，预计将邀请70-80名国内学者参会。国内学者的邀请函发送工作也将展开。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拟利用新汉学计划中的外籍导师国际机票专款，协助进行海外学者邀请工作。现在论坛已经确定邀请的海外学者为：傅高义(哈佛大学)、特里尔(哈佛大学)、埃尔曼(普林斯顿大学)、艾恺(芝加哥大学)。

承袭以往的形式，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仍设立了不同主题的分论坛，中外学者将汇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为保证分论坛的顺利举办，各学院委派一位教授负责分论坛的设计和学者邀请。经会议确定各分论坛负责人为：元典互释与东西文明——文学院徐楠、徐建委，国学院梁涛、刘新光；文化沟通与双向影响——哲学院温海明；文化塑成与经典翻译——历史学院黄兴涛、侯申，外国语学院朱源；文化传统与制度选择——汉青研究院汤珂，国际关系学院崔守军；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会议将由文学院负责。

志愿者招募火热开展

本次世界汉学大会开幕时间，因考虑与孔子学院十周年及教师节的庆祝相协调等原因，由往常的10月份改到9月初，这一改动也对汉学大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首先，因9月是开学季，会有部分学者因学期伊始较为忙碌而无法参加汉学大会。在学生方面，因9月初大一新生尚未到校，而2012级学生又处于军训中，这使志愿者招募工作压力增大。本次世界汉学大会拟招募200名志愿者，志愿者队伍主体来自于人大文学院内部。同时校团委将协调文史哲相关院系做好志愿者招募、培训与暑期安排。学校团委志愿服务团队也将对本次招募与培训工作进行指导与帮助。

本次世界汉学大会志愿者工作可计入社会实践活动当中，并会为志愿者们提供适量的餐补。志愿者团队分为餐饮组、会场组、接送组和住宿组，餐饮组和会场组主要负责大会开始后与会学者就餐地点及论坛会场的布置和服务工作，而接送组和住宿组负责学者接机和住宿安排工作。张靖老师表示，接送组和住宿组志愿者们将有更多机会与学者接触交流。

本次志愿者招募面向全校，并不局限于文史哲院系。任何愿意成为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志愿者的同学，都可联系文学院团委或发送邮件至本届汉学大会官方邮箱进行报名。

媒体观察

汉学让我们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文/杨桂青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他们说谎时显得极不自然，但却可以把碎块的绸布料缝成一块整体，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以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

看罢难免苦笑，中国的手工艺在康德眼里竟成了欺骗！情有可原，在康德所痴迷的“秩序井然”的哲学世界中，中国复杂的手工艺大概不好归类，只好总结为是一种欺骗吧。

同是面对中国文化，康德为何和我们有如此区别？

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主体，而主体的不同，带来了国学和汉学之分。康德对中国人的看法属于汉学的范畴。

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汉学是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总称，国学是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国学是“我眼中之我”，汉学是“他人眼中之我”。

前苏联著名思想家巴赫金认为，“我”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完整地认识“我”自己，因为“我”总有一些地方是自己看不到的，而他人可以从他自己所处的位置上补充“我”的视野。同样，他人也需要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得到对自己的完整认识。

国学和汉学，汉学和自己所在的母体文化，都是“我”和“他人”的关系，为了丰满对自己的认识，彼此是对方的参照系。如此说来，我们最应该改变的是对汉学的态度，因为海外汉学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使我们必须放眼海外去重新认识世界，而且通过放眼世界来重新认识自己。汉学的“反哺”让人无法忽视。

胡适曾认为，汉学“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后来他改变了看法。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以治音韵学著称，胡适说：“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温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十年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十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珂先生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

海外汉学何以在某些方面胜过国学呢？

傅斯年在谈到伯希和的学问时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借，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海外汉学立足于母体文化，运

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脱出了中国文化的樊笼，因此容易有所创见。海外汉学对中国学界的冲击很大，陈垣先生曾说：“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可以说，汉学是一种边界文化，它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地带，透视着两种文化，促成了两种文化的对话。在这种交界地带，在这种文化对话中，形成了第三种文化，它建构着自身，也影响着前两种文化。

这种彼此影响，也通过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往体现出来。比如利玛窦与徐光启，伯希和与罗振玉、张元济，胡适与夏德、钢和泰……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

戴密微在厦门大学任教，卫礼贤执教于北大讲坛，陈寅恪受聘于牛津、剑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双方的交往比今天还要频繁。

为什么要去接触那个边界地带？跨文化的交往为何必要？美国著名上议员福尔布莱特曾说：“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获得一种移情能力——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能够承认他人有可能看到我们不曾看到的，或者比我们看得更仔细。”

边界地带有一种特有的清醒，它就像一面双面镜，两侧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只是，镜中的自己已不是现实中的自己，而是一个补充了我们以前不曾看到的新的自己。所以，一个人，一种文化，要想更完整地了解自己，应该经常地走向边界，从各种各样的交界处映照自己，丰富自己。

教育也一样。教育本来就是在一个在哲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交界地带形成的新领域。这个领域一旦形成、发展起来，就会成为完整的领域。但是，它仍旧需要不断回望边界，从与哲学的交界处看到新的智慧，从与科学的交界处看到新的方法，从与历史的交界处看到借鉴，从与文学的交界处看到完整的人……

教师也可以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边界。比如，他的教学世界和学生的学习世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教师要通过移情去体会学生的内心世界。但是，移情并不是唯一的行为，移情之后是一种“完成”过程，教师还要再回到自身，做出对学生的反应。移情和完成行为发生的前提是，教师心中有一种“审美之爱”，也就是一种非功利的喜爱之情。教师的世界应该包容学生的世界，只有这样才会完成教育行为。在这种包容中，仍旧存在着两个世界、两个主体，教师还是教师，学生还是学生，但是两者都因为彼此的移情而丰富了自身。

边界不仅仅是视野，也不仅仅意味着互动，它更是一种新智慧的修炼场所，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始的地方。

(引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 中国教育报)



且听往事：三代文院人的青春记忆

——记文学节口述历史活动

文 / 学生记者 王旖旎 唐亦文 李 梁 蔡晓倩

文学节系列活动之“且听往事——每一代人的青年时光”口述历史活动邀请到9级的潘天强老师、96级的徐楠老师和07级本科毕业生赵天成作为嘉宾，由2013级硕士生汤欢同学主持，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了文学院三代人不一样的青春记忆。

潘天强老师是恢复高考后人大录取的第一批本科生，他的青春记忆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在1979年，人大东门对面是一片菜地，叫小泥湾；西门对面也还是菜地，名字叫万泉庄。”潘天强老师说人大当时的物质条件不像现在，没有世纪馆，没有明德楼。但是因为家里是农村，所以也并不觉得苦。

问到当时为何选择了中文系，潘天强老师说：“我们当年和你们现在不一样，中文系是非常热门的专业。虽也可以选择读历史或者读会计，但是那时的我觉得历史也就那样，没有现在了解到的那么有趣；会计，也就是打算盘，我不喜欢，于是就选了中文系。”

从江西到北京的火车，现在只要11个小时。但在当年，潘天强老师却需要坐近30个小时。“报到的第一天，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儿在求是楼门口接新生，还跟新生们攀谈，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成仿吾校长。”当天晚上，他们被安排住在临时搭建的求是楼四层。“那时候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到冬天得自己生炉子，我们这一群南方人，没有煤气中毒死掉真是万幸！”

潘天强老师还讲起当时人大学生组织游行的经历。第二炮兵部队在人大复校后仍占用人大教学用地，严重影响了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生活。“当时吃饭就蹲在室外，秋季一阵风吹过，满嘴都是土和小石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大学生在老师的支持下自发去游

行请愿。“我们这批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游行方面已经有经验了，从人大徒步走去天安门，再到中南海，我们组织得特别好，喊口号、走队列、建纠察队，都特别有纪律。后来到了中南海，我们就坐在门口，要求领导接见，并通过工作人员把请愿书递进去，一直从六点坐到八点。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目的也达到了，也应该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就决定撤。”在潘天强老师讲述时，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神情中看到昨日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的

地她家里出来——全都被她说了。后来，大家筹了一笔钱给芦荻老师搬家，但最终芦荻老师还是没有搬走。”

徐楠老师虽然比潘天强老师晚十七年入校，但他的大学学生时代在物质条件上与潘天强老师所经历的似乎没有多大改变。他们也不再有复校、游行等经历了，更多的是一些青年的生活的趣事。

提及当年的高考，有同学提问：“听说您当年的分数可以上北大，为何后来选择了人大中文系呢？”徐楠老师一脸

徐楠老师觉得大学四年并没有特别精彩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大学生活的点滴都那么可贵，尤其是同学们之间的友谊。“毕业的时候每次有同学坐火车回乡，大家都会跑到火车站去送。完全没有任何的情绪掩埋，全都嚎啕大哭，依依不舍，总是到最后一刻才登上火车。”讲到这里，徐楠老师笑了：“在这时，就会听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叹息：‘唉，大学生又毕业了。’”徐楠老师认为，也许大学同学不一定都跟你志同道合，但是这些在一起的回忆与友情也是很美好的。虽然徐楠老师几次以隐私为由拒绝了同学们关于校园恋情的问题，但还是在大家的逼问下承认了曾写过情书。

讲到当年的老师，徐楠老师笑道：“当时潘天强老师开了一门校选课，我就去旁听了一节课，觉得潘老师比较严格，提的要求也多，就被吓跑了，最后也没有再选潘老师的课。”同学们指着毕业照上的李林老师，徐楠老师说，当年李林老师也教他们。“李林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很严格的老师。有一次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大家都没心上课，老往窗外看。李林老师没有生气，笑笑地跟大家说：‘那大家都一起看一下吧。’结果大家都跟着往窗外看，那堂课就再也没有进行下去了。”

徐楠老师认为大学时光是美好而单纯的，虽然物质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但那时却有最简单的快乐——夜间没有灯火的住宅区却是探险的好去处；中区食堂的肉卷、东区食堂的水煮肉片，总共就那几个菜却始终让人难以忘怀；尘土飞扬的土场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自

由球场，那里奔跑过最激扬的青春年少。

赵天成同学刚刚取得了在人大直博的机会，他会在人大文学院度过自己整个学生时代——从本科到博士。如果说前两位老师口述的是文学院的“现代史”，那么赵天成师兄经历的便是“当代史”阶段。他先自嘲道：“当我前女友知道我到这里口述历史时，甚至都发短信说我不配和她的‘楠神’（徐楠老师）坐在一起。我能来到这里真的感到万分荣幸。”

说起当时为何选择人大文学院，赵天成同学说“冥冥中有一种命运安排的感觉”。最初填报志愿时，赵天成同学的第一志愿是“新闻”，第二志愿才是“文学”，因为那时的他希望能够当一名体育记者。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时，有一位文学院的监考老师走到赵天成同学身边，问他喜不喜欢唐宋古诗，要不要来文学院。或许就是在那一个瞬间，他看到了文学院的大门正为他敞开。

幽默的赵天成同学带着大家看了一组照片，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从毕业照左上角那个没穿学士服“表里如一”的自己，到右上角那个已经成为名人的“最强大脑”郑才千同学，还有考研失利却在新东方闯出一片天地的朋友，再到几度考研终于成功的国防

生同学……赵天成同学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我们面前的路永远不只有一条，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说到自己在人大最难忘的事情，赵天成同学用一张足球场上的合影回忆起几年前文学院足球队冲甲的经历，他言语间还是满满的激动与自豪。“我曾跟师弟说读研是为了可以继续为文学院踢球，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我也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些小小的欣喜与感动延续着他的青春梦想，也正是因为这些点滴的美好让那段略带青涩的岁月显得这么可爱与动人。

三位前辈一致认为：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应该为兴趣而生，不要强迫自己。“活着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尽管你可能会做一些蠢事傻事，但是生活也会给你很多可能很多变化，所以时不时就会有惊喜”。

三代“文院人”别样的青年时光记载着文学院昨日的光景；而我们也将在这里，用最美的青春回忆勾勒出文学院斑斓的明天。



图为潘天强老师

那个文学青年。

提到当年的老师，潘天强老师直言：“关于芦荻老师，倒是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毛主席晚年视力不佳，芦荻老师为他“伴读”。“她非常热爱小动物，很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有一次见到两名同学搀扶着泪流满面的芦荻老师从住宅区那边走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非典时期，邻居对她在家里养了许多猫狗有意见，可是芦荻老师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搬家。首先是资金不够，其次是小动物太多，难以迁移。邻居挨个去她家跟她讲理，结果每个人都泪流满面

无奈，回答道：“当年是选了学校才知道分数。”他说，原本也犹豫要不要选历史系，因为总觉得历史系和中文系差不了多少，但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最终选择了中文系。

“当时分宿舍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分到了我们宿舍——早听说大学开放，但没想到开放到了这地步！可是后来老师说分错了，我们几个男生都有一种深深的失望感。不过那时男生宿舍是开放的，所以我们很多活动都可以在男生宿舍举行，大到班会小到联谊，或者是在周末下午买点菜，全班在男生宿舍炒菜聚餐。”



图集 · 那些年的文院



当年的文学系毕业照，最后一排右二为徐楠老师



当年文院的晚会



文学院2011级毕业照



足球比赛后